

(二) 尚和雲虛

# 虛雲和尚傳

(二)

祝秀俠

苦

行

高

僧

## 七、再朝五台途中怪事

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爲戊戌政變的前一年。虛雲自育王寺赴丹陽，重修仙台觀。在江浙逗留了十年，他又思遠行，其目的爲再朝五台，然後入終南山歸隱。遂先到鎮江揚州，朝雲台山，入山東朝東岳泰山，到曲阜禮孔廟孔陵。

在此西行途中，一夜，宿一破廟，廟內空無所有，祇一空棺，木已枯朽，棺蓋上仰，知無人，即於蓋上歇宿，夜將半，棺中大動數次，忽有聲說：「我要出來。」驚問其是人是鬼，答：「是人。」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曰：「是討飯的。」虛雲大笑起身，讓其出棺，其狀醜如鬼，問虛雲何人，答是和尚，其人怒，謂和尚壓其頭上，幾至動武。虛雲說，我睡在你頭上動都不能動，還說要動武嗎？其人氣餒，還臥棺內，天明遂行。

時義和團正在山東各縣作亂，一日途中遇一

洋兵，以槍向虛雲問怕死否？答：倘該死你手，任便。洋兵見虛雲神色不動，說：好的，你去吧。

至西安，帝住撫院，飢民遍地。岑撫請虛雲至臥龍寺祈禱雨雪息災。佛事畢，虛雲以駕駐西安，

虛雲便趕赴五台，行香畢，欲赴終南，以亂事日甚，仍退回北京，游西域寺，禮石藏經，於潭柘山訪異行僧，在紅螺山參加念佛道場。遊大鐘

寺，當時姚廣孝鑄一銅鐘，重八萬七千斤，高一丈五尺，紐高七尺，徑一丈四尺，外鑄華嚴經一部，內法華經一部，爲明永樂帝年間所鑄。

夏天，團亂更甚，以扶清滅洋爲號召，殺日本使館書記及德國公使，西太后實陰縱之，竟下令與各國宣戰，京中大亂，六月天津失守，七月聯軍陷北京，時有王公大臣，住在龍泉寺的和虛

雲認識，勸其隨渠等扈蹕西行，在兵荒馬亂中，貴人亦作難民矣。日夜趕程，行至阜平縣，聞岑春煊以勤王兵至，帝后大喜，乃護駕出長城，入

居茅蓬不經不覺歷秋冬兩季，約有大半年光景，其地苦寒，萬山積雪，獨居禪坐，其寒徹骨，但虛雲身心清淨，反覺舒泰，一日，煮芋釜中，腳趺待熟，不覺入定，如是者不知經過了幾天，山中隣棚有其他和尚居住，見虛雲久不露面，特來恭賀年，見棚外虎跡遍滿，無人足跡，入蓬見虛雲趺坐入定，乃以磬開靜，問已食否？答未。芋在釜底已發霉高寸許，想歷時已半月有多。於是烹雪煮芋飽餐，大笑而去。

這件事遠近傳知，不斷有人到視，虛雲厭於

酬應，一肩行李，又作遠行。

先到太白山居巖洞中，不數日戒塵大師踵至

山西雁門關，其地有一雲門寺，一老僧年已一百二十四歲，光緒賜黃綾及建坊。又西行至平陽，遍地飢荒，人民以芋葉薯蕷進，帝后食而甘之，



民國七年唐繼堯（見圖）邀虛雲和尚赴昆明佈法講道並接受虛雲勸說大赦牢獄，招安土匪。

相約遠遊峨嵋，乃出室鴨口，過招化縣，至成都，住寺小憩，由嘉定抵峨嵋，登金頂，觀佛光，夜看萬盞明燈，和鷄足山無異，也和五台拜智慧燈相同，謁錫瓦殿禮真應老和尚，和尚年七十許，爲金山領袖，宗門知識長者，歡留數日。

下山過流沙河，適逢水漲，從早至午候船到，衆人皆上船，虛雲讓戒塵先登，以行李遞上，正欲過船，索忽斷，水流甚急，虛雲以右手攀船舷，船小人多，稍側便有傾覆之險，虛雲只好攀緊不動，從流而下，浸在水中，直至日暮，船停

泊岸，衆人牽虛雲上，衣褲及兩足都被小石割破多處。天寒下雨，行抵晒經關，旅舍不宿僧人，街外有一廟，有一僧住內，求宿再三，未允，令宿門外戲台底，地溼水溼，向僧買禾草兩把，亦燃燒不着，只好和戒塵坐至天明，買得幾個苦蕎粑食之，忍痛前行，達建昌寧遠府，至會理州入雲南省界，到永北縣，朝觀普薩聖蹟，渡金沙江朝鷄足山，宿樹下，關石門內魚鑿聲，翌晨，僧規，墮落至此，發願在山結一庵，以接待朝山客，又爲地方寺廟所禁，乃下山抵昆明府，得護法居士岑寬慈留住福興寺，虛雲謂不住城市，願在

虛雲在關中，一日，迎祥寺一僧到，云寺有大雄鷄重數斤，極凶狠好鬥，羣鷄皆被傷羽毛，虛雲即爲說皈戒，且教令念佛，未久，不復好鬥，獨棲樹上，不傷蟲蟻，不與不食。久之聞鐘磬聲即隨衆上殿，課畢仍棲樹上，教以念佛，卽作佛佛佛聲音。

後二年，一日晚課畢，昂首站立，張翅三扇，凌霄長伴兩三松。」  
「好門成性此雄鷄，傷冠拔羽血流紅。知畏奉戒狂心歇。素食孤棲不害蟲，兩目瞻仰黃金相。喚喚念佛何從容。旋僥三迎奄然化。衆生與佛將無同。」

六十五歲那年，正是光緒三十年，虛雲在迎

祥寺講圓覺經，四十二章經，皈依者三千餘衆，又到節竹寺講楞嚴，并刊楞嚴經及寒山和尚詩，時大理提督張軍門松林，李軍門福興，率官紳迎虛雲於大理府，請講法華經，皈依者又數千人，李提督擬請駐錫崇聖寺，虛雲謂不住城市，願在鷄足山掛單而山上子孫不許，今諸位護法，但求迦葉道場。衆人稱善，令賓川縣知縣辦理，在山中覓得一破院，名鉢盂庵。居之，雖住無房屋，餐無宿糧，但十方四衆皆來禮拜。

那鉢盂庵，自從嘉慶以來，便沒人居，因大門外有一巨大石虎不祥，本擬在此鑿一放生池，僱工斫石不碎，前去視之，無根，石高約十丈，寬七八尺，招包工移之，工人百餘，拚全力向右移挪，三天無法移動分毫，虛雲禱之伽藍，念佛咒，率十餘僧人，移之左方，哄動觀衆，驚爲神助，好事者遂題石爲「雲移石」，意謂虛雲移之也，當地士大夫題詠甚多，虛雲亦詩以紀之曰：「嵯峨怪石挺奇踪，苔蘚痕存太古封。天未公拙，聽法疑曾虎阜逢。自此八風吹不動，

自此重修寺宇，接待十方。事既開拓，募化

中爲急，留戒塵料理內務，獨赴騰越，由下關到永昌，聞士人言及，此處有一外省僧人苦行修路，不捐募但任往來行人助火食，歷數十年，此路遂得通行。衆甚德之。虛雲聞而敬佩，循道前進，日將暮，見一僧在前荷鋤擔畚將歸，上前問之，瞠目不答，隨之至寺，見其放下鋤畚，上蒲團打坐，虛雲參禮，也不視不答，虛雲與其對坐。到次早，其人燒火煮飯，飯熟取鉢盛食，也不招待，飯後復荷鋤外出，虛雲爲其負箕，搬運土泥沙石，如是者十餘日，共同起止，未嘗一語。

一夕，明月如畫，虛雲在寺外大石上趺坐，夜闌未歸，渠輕步至背後大喝一聲曰：「在此做什麼？」虛雲微啓雙目說：「看月。」他問：「月在那裏？」答曰：「大好霞光。」他說：「徒多魚目眞難辨，休認虹霓作彩霞。」答：「光含萬象無今古，不屬陰陽絕障遮。」他執着虛雲的手，大笑曰：「夜深請同去休息。」自此歡然敘話，

自言湘潭人，名禪修，自少出家，二十四歲在金山寺禪坐，後朝山到藏，由緬回國，見此路崎嶇，人馬可憐，因感持地菩薩往日獨修此路，在此數十年，今已八十三歲，今幸有緣，得逢知已，始吐心腹。虛雲也敘過出家因緣，翌日飯後告辭，彼此大笑而別。

連年，虛雲爲修鷄足山而奔波募化，結果甚佳，建造房屋，訂立規約，坐香講經，重振儀律，傳受戒法，山中諸寺，也漸改良，穿着僧服素食，風氣爲之一變。

(二) 尚和虛雲

## 九、遠赴南洋講經說法

光緒三十二年間，虛雲赴南洋宏化，到永光，檳榔嶼，吉隆坡，到處講經護法，前後皈法者達數萬人。

回國途中，船過臺灣，虛雲來台參觀靈泉寺

，復到日本參觀各地佛寺，是時中日兩國正在暗中磨擦，日對中國僧人，每加注意，更禁日僧來

華，回國抵滬，時政府對各地禪房寺產欲提歸公有，佛教會代表正設法力爭挽救，便聯合虛雲寄

禪（即八指頭陀）等共同進京請願，光緒卅二年

，清帝下諭各省督撫，令飭地方官，凡有大小寺

院及一切僧衆產業，一律由地方保護，不准干涉

蠹役，藉端滋擾，至地方要政，亦不得動捐廟產

，以端政體。自此諭後，各省提寺產之風，遂告

平息。虛雲更奏請清廷頒發藏經全部與大祥寺。

俾法惠還鄉永遠供奉。復奉上諭准奏，並加贈鸚

足山天祥寺爲護圍祝聖禪寺，欽賜住持虛雲，爲

佛慈洪法大師，御賜紫衣鉢具，玉印錫杖。

## 十、維護佛教說服李根源

至宣統三年，辛亥革命，清帝遜位，虛雲年

已七十有二，時改正伊始，各省逐僧毀寺，風動一時，滇省新軍掌兵權者爲協統李根源，素惡僧徒不守戒律，將親督隊伍赴諸山拆毀寺院，驅逐

僧侶，又知虛雲負有盛名，何以一窮和尚能得人崇拜如此，必須擒賊擒王，首向虛雲施威，始能順利進行。諸山寺僧徒均星散避禍，天祥寺內僧

百餘人，亦皆惶恐，有勸虛雲暫避者，虛雲曰：

避何益，以身殉佛耳。衆僧遂不走。幾天後，李

協統根源果然率兵入山，駐軍懸壇寺，毀金頂鷄

足大王銅像和佛殿，漸次摧毀諸殿，虛雲乃獨自下山，詣軍門，出名刺求見，守兵不爲通報，並囑其速逃避禍，虛雲不聽，逕自闖入，見李根源與

前四川布政使趙某同坐殿內，虛雲前致禮，李不

理。趙和虛雲相識，問來何事？虛雲乃陳述惟謹

。李初怒形於色，厲聲曰：「佛教有何用有何益？」虛雲徐徐曰：「聖人設教，總以濟世救民，教

立意在爲善去惡。從古政教並行，政以濟民，教

以化民，佛教教人治心，心爲萬物之本，本得其

正，萬物以寧，而天下太平。」李顏色稍和緩又

問：「要這泥塑木雕的作甚？空費錢財而已。」

虛雲答：「佛言法相，相以表法，不以相表，於

法不張，令人起敬畏之心而已，人心若無敬畏，

所皈而起敬信之忱，功效不可思議。語其極則，

無惡不作，禍亂以成，卽以世俗言，尼山聖

各宗族祠堂及東西外國之銅像，亦不過令人心有

侍從具茶點來，復曰：「如何和尚多不作好事，却作許多怪事？定非成爲國家的廢物！」答：「

和尚不過是通稱，有聖凡之別，不能以一二不肖

僧人而棄全僧，豈能以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？

卽如軍門統領兵弁，雖軍紀嚴明，也不能遂無犯

法之兵。海不棄魚蝦，所以爲大，佛法以性爲海

，無所不容，僧秉佛化，護持三寶，潛移默化，

其用彌彰，非全廢物也。」李聽來漸漸領首，再

與虛雲談，忽而笑逐顏開，忽而眉開色喜，終至

俯首稱善，向虛雲道歉至敬，留共晚齋，至夜秉

燭深談，從因果分明說到業網交織，從業果因緣

，世界衆生說到天心浩劫，言愈暢而理愈深，交

談半夕，李卒乃喟然太息說：「佛法廣大如此，我已教僧毀寺，業重罪深，爲之奈何？」虛雲說：「此乃一時風氣，非公之過，願嗣後極力維護，則功德莫大矣。」李公大喜，第二天，移駐祝聖寺，隨虛雲衆僧，蔬食數日，山中忽出現金光，自山頂至山麓，皆作黃金色。李更感動，執弟子禮，請虛雲爲鷄足山總主持，乃引兵去，此後李根源四十年中，爲法門外護，用力至多，談教談禪，竟成一老居士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## 十一、鷄足山上感化鬼魂

翌年，鷄足山鄰近的鄧川縣出了一件怪事：

有紳士丁姓者，是前清孝廉，有一女，年十八，尚未出嫁，一日，忽然人事不省，全家惶惑；

及醒，忽作男子聲，指其父大罵，說丁某恃勢誣我爲匪，以致喪命。

他姓董名某，四川人，今已在閻王前告准報八年之仇。說畢持刀追逐

丁某，丁某駭潛匿他處

，不敢歸家，而鬼魂每日必來，來則附其女身，家中擾攘不堪，鄉里聚觀苦之，時鷄足山派有僧人赴鄧川縣辦事，過丁家，羣聚看鬼魂

，虛雲和尚勸請唐繼堯讓位使顧品珍（見圖）和平



中華民國開國那一年，虛雲已經七十三歲，他在雲南開辦佛教分會，並請了塵大師在貴州設分會，又擬創辦佛教學校，佈道團及慈善醫院等事業，會中處理寺產及新辦事業，須與當地民政長官接洽，但動多阻礙，時滇督蔡松坡雖時爲和解，亦未能圓滿。至民國三年，蔡督赴京，唐繼堯代督，虛雲即回鷄足山休養，將佛教會務交代清楚，回鷄足山料理重修興雲寺事宜，這期間，曾赴龍華山及麗江金山寺講經，又到藏邊參觀喇嘛十三大寺。

## 十二、運玉佛顯示神力

要這樣，令地方不安。鬼魂：「這不干你事，出家不要多事，僧曰：「本不干我事，但我師父常言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愈結愈深，恐無已時。鬼魂思有頃曰：「你師父何人。答：「祝聖寺虛雲和尚。」鬼魂曰：「我也久聞其名，但未見過，他肯和我受戒嗎？」僧曰：「和尚大慈大悲，如何不肯。」僧又勸丁某出錢超度。次日在祝聖寺設壇念經受戒，從此安靜，鄧川人士也時到寺禮懺。

中國五年，虛雲再赴南洋，原因是前次到星加坡時，有居士高某送他一尊玉佛，經過數年，尚未還回，此次到仰光轉赴星洲訪高居士，在龍華寺講經。

在旅途中，一日，船到新街，洋官出示云有中國革命黨人逃此，應查明扣押轉解回華，這時是袁世凱帝制自爲之際，正到處搜捕革命黨人，虛雲等六人爲當地移民廳扣留，幸後得皈依弟子紳士洪某出資保釋，並協助料理運玉佛事。

該玉佛起運時，僱八個工人弁之，言明送到鷄山，酬費若干，所經山路崎嶇，凡十數日，某天，行至野人山，弁者疑玉佛內藏有金珠珍寶，乃置佛地上，言力不勝舉，藉以要挾，聲勢洶洶，虛雲料不可理喻，適見道旁有一巨石，約重數百斤，怡然對弁者說：「此石無玉佛孰重？」衆曰：「當然石重！」虛雲兩手舉石離地尺許，弁工爲之咋舌。遂婉謝和尚說：「和尚真活佛也。」從此不敢再言，卒舁至鷄足山，厚賞之而去，虛雲初

亦不知何能有此大力，殆爲神助無疑。

### 十三、勸唐繼堯招降土匪

民國七年，虛雲應滇督唐繼堯之招，赴昆明

法事，途中遇匪，蓋當時各地土匪，常亦自稱民軍。該幫匪徒首領爲楊某，搜出虛雲懷中唐督的信件，遂問何事赴昆。虛雲答以做佛事，楊某說：「你是鷄足山和尚，爲人民祈消災難，可知唐繼堯是個壞人，你與他往來，也是同黨。」言下

各有成見，如同水火，兵連禍結，爲害人民。老百姓從左是盜，從右是匪，都是可憐。」匪等聽龍皆笑。楊說：「這樣，依你如何是好？」虛雲說：「依我說，你們不必相打，國家會招安你們。」楊說：「這豈不是投降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招安的意思，因爲你們都是賢才，是國家招納賢士

，以安地方，只要不存私見，安民救國，豈不是好。」楊問：「向何處辦理？」曰：「向唐督辦理。」

○一、楊大聲說：「這我不幹，他殺了我不少弟兄，囚禁我許多人，正要向他報復，豈能向他投降，豈有此理！」曰：「唐督是政府官吏，應該向他辦理，至於囚禁你的人，我可請他特赦。你如不聽我言，你的力量不如唐，他是中央任命的官吏，有財力

，都有地，也是有緣，爲國息爭，爲民謀福，外方人才不惜饒舌。」楊等大為感動，託虛雲爲其代

表，提出幾項條件：（一）在招安前釋放被囚的人。（二）不得把隊伍拆散。（三）隊伍仍歸他們管帶。（四）招

安以後，兵丁不得有兩樣待遇。虛雲答應此去向

唐督進言，當下楊等盛備酒席款待，見虛雲不下箸，又改素菜。翌早，備馬派人護送。

虛雲到了昆明，唐督派員招待，住在圓通寺，見面之後，唐曰：「和法師相別幾年，家人一

家父，室人，舍弟相繼去世，心已難安，更加土匪遍地，民不聊生，將士傷亡，孤魂未餕，因此想做三件事：（一）作一場大佛事，消災除難，超荐亡靈。（二）將圓通寺建一大叢林，以弘揚佛法。（三）辦一所完善之大學，以培育青年。此三事，後者我自有人去辦，但一二兩件，非請老法師不可。

虛雲曰：「我公發弘願是菩薩心腸，老衲自當盡力，但建叢林一事，海內大德多人，而圓通寺非叢林地，應請再加考慮，至做佛事，日期不多，可以効勞。但請公規定三事：（一）道場起經之日，全市禁屠。（二）大赦牢獄。（三）賑濟難民。並將途中遇匪，爲楊某招安事報告，唐聽說大喜，隨後即辦理大赦及招安事，時已歲暮，歐陽竟無呂秋逸

兩居士適來滇，與虛雲同住圓通寺共研攝大乘論。民國九年，滇軍將領顧品珍等謀倒唐繼堯，奪滇政，唐尚有部隊二十餘團，擬與爭衡，以敬信

虛雲故，夜深屏侍從，詣寺請虛雲決大計，虛雲曰：「公得滇人民心，但未盡得將士心，倘一朝干戈相見，恐成兩敗，而他種勢力，將乘此而入

，則雲南從此多事，不如因勢利導，去虛名存實力，以俟異日之緣。」唐甚以爲然。卽稱假讓位

於顧品珍，隨往安南，轉赴香港。